

巴尔扎克文集 (二)

[法]巴尔扎克 ◎ 著 叶雨寒 ◎ 译



欧叶妮·葛朗台

高老头

无神论者望弥撒

夏倍上校



京华出版社

巴尔扎克文集 (二)

[法]巴尔扎克 © 著 叶雨寒 © 译



高老头

高老头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扎克文集/(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叶雨寒译. —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5

ISBN 978-7-80724-195-9

I. 巴… II. ①巴…②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②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585 号

巴尔扎克文集(二)

著 者 巴尔扎克 著 叶雨寒 译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4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4-195-9

定 价 118.00 元(全四册)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 欧叶妮·格朗台(续) (1)

在一些外省的城市中,总有一些房子的外表让人看了后感到凄凉,好像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破落的废墟。或许在这些房屋里同时还有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漠和废墟的衰落,里面的住户生活节奏那么平静,让陌生人误认为那是些无人居住的空宅,不过在街上一有陌生人走动,有人会从窗口突然探出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朝窗外冷漠而阴沉地瞥上一眼……

- 高老头 (48)

一个夫家姓伏盖,娘家姓龚弗冷的老妇人,她四十年来一直在巴黎开着一所膳食公寓,公寓位于拉丁区与圣·玛梭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上。这幢称为“伏盖公寓”的膳宿场所,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平等对待,从来没有因为风化问题而受到各种流言蜚语的伤害,可是三十年间也不曾有姑娘们寄宿;而且除非家庭给的生活费实在太少,这才偶尔会有一两个男青年到这儿来住……

欧叶妮·格朗台（续）

临街的门关上后，欧叶妮就走出房间来到母亲身边。

“您为了女儿，您刚才可真勇敢。”她对母亲说。

“你看，孩子，违法的事会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呢！……你都让我撒了谎。”

“哦！我乞求上帝就惩罚我一个人吧。”

“真的吗？”娜依惊慌地上来问道，“小姐以后就光吃面包、喝清水吗？”

“娜依，这有什么了不起？”欧叶妮平静地说。

“啊！小姐啃干面包，我还能常吃果酱吗？那可不行，不行。”

“别再说了，娜依。”欧叶妮说。

“我可以不说，可是你们等着瞧吧。”

二十四年来，格朗台第一次独自用餐。

“您不成了光棍了吗，老爷，”娜依说，“家里有两个女人，却还做光棍，这滋味真不好受。”

“我没有跟你说话。闭上你的嘴，不然我赶你走。你那锅里煮的什么，我听到沸腾的声音了。”

“我在炼脂油……”

“今天晚上有客要来，客厅生着火。”



巴尔扎克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克吕旭叔侄，德·格拉珊母子都来了，都为没有见到格朗台太太母女俩而感到诧异。

“我妻子有点不舒服。欧叶妮在陪着她。”老葡萄园主淡淡地回答道。

闲聊了一个小时之后，德·格拉珊太太上楼去看格朗台太太，下楼时众人都迫不及待地问：“格朗台太太怎么样？”

“不好，很不好，”她说，“她的健康状况真让人担忧。她这年纪，可得小心哪，格朗台老爹。”

“以后再说吧。”老葡萄园主漫不经心地答道。

客人们告辞了。克吕旭叔侄一出门，德·格拉珊夫人忙告诉他们：“格朗台家肯定出事了。母亲重病缠身，可自己还蒙在鼓里。女儿两眼红肿，像是哭了好久。难道他们要违背女儿的意愿硬要把她嫁给什么人不成？”

葡萄园主躺下之后，娜依穿了软底鞋蹑手蹑脚地走进欧叶妮的房间，给她看一块用平底锅做的肉饼。

“拿着，小姐，”善良的娜依说，“高诺瓦叶给了我一只野兔。您饭量小，这张肉饼够您吃七八天的，把它冻起来就不会坏了。至少您不用吃干面包了，身体会吃不消的。”

“可怜的娜依。”欧叶妮握紧了她的手说。

“我做得可香了，味道很鲜。他一点没发现。我买了大油、肉桂，都在我的那六法郎里；我总可以自己支配这几个钱吧。”

说罢，老妈子仿佛听到格朗台的响动，便匆匆走了。

几个月里，葡萄园主总是在白天不同的钟点来看望

妻子，但只字不提女儿的名字，也不去看她，甚至连间接涉及她的话也不问一句。格朗台太太没有离开卧室半步，她的病情日趋恶化。什么都无法使箍桶匠的心变软，他就像花岗岩的柱子，纹丝不动，冷冰冰地绷着脸。他还跟往常一样，出门回家，只是说话不再结巴，话也少多了，在生意上表现得比过去更苛刻，居然常常出现数字差错的事。“格朗台家出事了。”克吕旭派和格拉珊派都这么说。“格朗台家到底出什么事呢？”这成了索缪城内无论谁家晚上的应酬场合都要提的问题。欧叶妮由娜依领着去教堂做弥撒。从教堂出来，要是德·格拉珊太太前去搭话，她总是吱唔搪塞地敷衍几句，不能让好奇者心满意足。然而两个月后，欧叶妮受拘禁的秘密再瞒不过克吕旭叔侄三人和德·格拉珊太太。终于在某个时刻，欧叶妮总不露面的借口无法解释清楚了。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这秘密泄露了出去，反正全城的人都知道格朗台小姐从大年初一起就被父亲关在房里，没有火取暖，只以清水和面包充饥；还知道娜依为她做了些好吃的东西，半夜送去；甚至知道女儿只能趁父亲出门之际过去探视母亲。格朗台的行为激起了公愤。全城的人几乎把他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他们又想起了他的背信弃义和一桩桩刻薄的行事，他从街上走过，人们就对他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地议论他。当他的女儿由娜依陪着走下曲折的街道到教堂去望弥撒或做晚祷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挤到窗口，好奇地打量这富家的继承人的举止和面色，居然发现她脸上有一种天使般的忧伤和一种清纯的美。囚禁和失宠与她无任何关系。她不是依旧看着地图、小凳、花园，还有那一面墙吗？她不是不断回味



巴尔扎克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爱情的吻留有她嘴唇上的甜蜜吗？有一段时间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城里人谈话的内容，她的父亲也一样。她在上帝面前是那么虔诚纯洁，她的良心和爱情帮助她耐心忍受父亲的愤怒和报复。但有一种深深的痛苦使其他痛苦都暂时沉默了。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多么亲切温柔的人啊，临近坟墓的灵魂在她脸上发出的光辉使她显得美丽。欧叶妮常常责备自己，觉得是她使母亲受到这场慢慢地、残酷地吞噬掉她的疾病的折磨。这种悔恨，虽然得到了母亲的慰解，仍把她同自己的爱情紧紧联系起来。每天早晨，当父亲一出门，她就来到母亲的床前，娜依把早饭端到那里。但是可怜的欧叶妮，为母亲的病状发愁、难过，她默默地示意娜依看看母亲的脸色，接着又哭了，不敢提堂弟的事。格朗台太太总是先问她：

“他在哪儿？为什么他不来信？”

母女俩全然不知路途的遥远。

“母亲，我心里有他就够了，”欧叶妮回答说，“不要提他，您病着呢，您比一切都重要。”

她说的“这一切”指的就是他。

“孩子们，”格朗台太太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舍不下的。上帝保佑我，让我高兴地看到我的苦难完结了。”

这女人的话常常是神圣的、虔诚的。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她在床前用早餐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她房间里踱来踱去，她还不断地重复同样的话，语气虽很亲切温柔，但却十分坚定，一个女人临近死亡，反而有了一生中从没有过的勇气。

“老爷，谢谢您对我的关心，”询问她近况如何，她总这么回答，“但是您想减轻我最后时刻的痛苦，您就饶了我们的女儿吧，请拿出你做基督徒、丈夫和父亲的样子来。”

一听到这话，格朗台像看到倾盆大雨将来临的行人乖乖地在门洞里避雨似的，坐到床边，静静地听妻子说话，不作回答。赶上妻子用最动人、最温柔、最虔诚的话恳求时，他便说：“你今天气色不大好，可怜的太太。”他早把女儿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似乎可以从他砂岩般的额头，从他紧闭的嘴唇上看出来。甚至他那措辞很少变动的支吾的回答，妻子苍白的脸上泪如雨下，而他却不为所动。

“愿上帝原谅您吧，老爷，”她说，“就像我饶恕您一样。您总有一天需要上帝的宽恕。”

自从他妻子患病以来，他就不敢再连叫那令人毛骨耸然的“得，得，得，得”了！但是，妻子天使般的温柔并没有感化他咄咄逼人的霸道。精神的美在老太太的脸上发出容光，她往日的丑陋一天天在消失。她成了灵魂的化身。祈祷的法力仿佛使她脸上最粗俗的线条得到净化，变得细腻，闪闪发光。谁没有发现在圣洁的面孔这种改换容貌的变化？灵魂的习惯最终战胜了最粗糙的容貌，思想的纯洁与崇高为其打上了特具生气的烙印！在这被痛苦煎熬得犹如灯油将尽的女人的身上，发生了这样改头换面的变化，铁石心肠的老箍桶匠也不免有所触动，尽管微不足道。他说话不再盛气凌人了，那不可动摇的沉默是为了保全一家之长至高无上的地位。忠实他的娜依一上街买东西，就有人对她含沙射影地说几句



巴尔扎克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嘲笑和埋怨主人的坏话；尽管公众舆论一致谴责格朗台老爹，女佣出于维护东家的名誉，总要为他辩护。

“哎，”她对那些诽谤格朗台老头儿的人说，“我们老了不都变得心肠硬了吗？为什么你们就不容忍他心肠硬一点呢？收起你们的鬼话吧。小姐过得像王后一样的日子。是的，她独守空房，她喜欢清静。何况，主人自有主人的道理。”

终于有一天晚上，那已是暮春将尽的时节，被病魔、更被伤心折磨得日益憔悴的格朗台太太，尽管总在祈祷也没有使父女俩和好，她便把隐藏在心底的痛苦告诉了克吕旭叔侄。

“怎么能无缘由地罚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喝清水、吃面包？”德·蓬丰所长叫了起来，“这是残酷的虐待！这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她可以控告。首先……”

“行了，侄儿，”公证人打断他，“别说你那些法院里的词儿了。您放心，太太，我让这禁闭明天就取消。”

听到在谈论自己，欧叶妮从房里走了出来。

“先生们，”她很高傲地边走边说，“请你们别管这件事。我父亲是一家之长。只要我还在这个家里，就得服从他。他的行为无须旁人赞成或反对，他只对上帝负责。如果你们要是关心我，请绝口不提这件事。责备我父亲就等于攻击我们自己的尊严。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要是你们能制止城里让人恶心的流言蜚语的话，我将更感激不尽，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我是偶尔才听说的。”

“她说得对。”格朗台太太说。

“小姐，制止流言蜚语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还您自由。”老公证人肃然起敬地答道。囚禁、忧郁和爱情，

给欧叶妮更增添了美，老公证人深深地被感动了。

“好了，孩子，就麻烦克吕旭先生去处理这件事吧，既然他有成功的把握。他了解你父亲，知道怎样对付他。要是你愿意我在所剩不多的有生之日活得快活些，无论怎样讲对你和你父亲都好。”

第二天，格朗台跟关闭欧叶妮以后养成的习惯一样，到小花园里转几圈。他总是趁欧叶妮梳洗的时候散步。当他走到粗大核桃树下，便躲在树后出神地打量女儿长长的头发，那时他一定在一种是他生性执拗的性格与亲吻的欲望之间犹豫不定。他经常坐在那张查理和欧叶妮曾立下山盟海誓的小木凳上，而那时女儿也正偷偷地或者在镜子里望着父亲。要是他起身，继续散步，女儿就有意坐到窗前，开始看那面挂着美丽野花的墙，从裂隙处窜出几株仙女梦、碗碗藤，还有一种黄白相间的粗壮的野草，一种在索缪和都尔地区的葡萄园里到处都有的景天蔓。克吕旭公证人一早就来了，发现老葡萄园主在六月艳阳天下，坐在小凳上，背靠隔墙，痴痴呆呆地望着女儿。

格朗台问道：“有什么需要帮忙吗，克吕旭先生？”见到证人来了。

“我来跟您谈点事。”

“啊！啊！您是不是有金子，想换给我？”

“不，不，不是钱的事，是关于您女儿的事。大家都在议论你们父女俩呢。”

“这关他们什么事？煤黑子在家，大小是个一家之长。”

“没错，大小是个长，自寻死路也由他，或者，更



糟糕的是，把钱往大街上扔。”

“这话怎讲？”

“哎。您太太现在病得很厉害，朋友。您该去请贝日兰大夫给瞧瞧，她有生命危险啊。要是她因没有得到必要的治疗而亡故的话，我想您也一定会内心疚的。”

“得，得，得，得！您知道我太太得了什么病。那些医生，只要进了你们家的门，一天就要来五六趟。”

“总之，格朗台，随您的便。我们是老朋友了；在索缪城里，没有谁比我更关心您的事儿了；所以我得把话说完。现在，事已至此，您是个成年人，知道该怎么做。反正我并不是为这事儿来的。有件事对您恐怕更重要得多。不管怎样，您总不想把您太太害死吧？她对您太有用了。倘若等她有个三长两短你如何面对女儿，想想自己的处境吧。您必须对欧叶妮有个交待，因为您的财产是和您太太共有的。您的女儿到那时就有权要求分享您的财产，就有权把弗洛瓦丰庄园卖掉。总之，她继承她母亲的财产，而您却不能继承。”

这番话犹如晴天霹雳，格朗台对法律没有对商业那么精通。他从来没有想过卖掉共有财产的事。

“所以我劝您还是对女儿大度些。”克吕旭最后说。

“可您知道她干了些什么事吗，克吕旭？”

“什么？”公证人很想听格朗台老爹的心里话，很想知道他们吵架的原因。

“她把金子送人了。”

“那金子不是她的吗？”公证人问。

“你们怎么全都这么说！”老头说着做了一个凄惨的动作把手臂垂下来。

“为一点儿的小事，”克吕旭接着说，“就不想让女儿在她母亲死后对您作出让步吗？”

“啊！您把六千法郎的金子当作是小事？”

“哎，老朋友，您知道如果欧叶妮要求清点和平分母亲的遗产，您将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什么？”

“二十万、三十万，甚至四十万法郎！为了知道共有财产的真正价值，不是就得拍卖吗？可是，如果你们可以说好商量……”

“爷爷的刀！”葡萄园主脸色煞白地坐了下来，说，“以后再说，克吕旭。”

一阵沉默或者说，着实苦恼了一阵后，老头儿看着公证人说：

“人生太残酷了！它充满了痛苦。克吕旭，”他又郑重其事地说，“您不骗我吧，您发誓刚才说的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把民法给我，我要看民法！”

“可怜的朋友，”公证人说，“我对我的本行还不清楚吗？”

“那么说是千真万确的了。我要被亲生女儿抢光，背叛、吞掉了。”

“她继承她母亲的财产。”

“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啊！我的太太，我是爱她的。幸亏她身子骨结实，她是拉倍特里埃家的后代吗？”

“她活不了一个月了。”

箍桶匠敲着脑袋，走过去，走过来，用可怕的目光看了克吕旭一眼，问道：“我该怎么办？”

“欧叶妮可以完完全全地放弃继承她母亲的财产。”



巴
尔
扎
克

文
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您不想剥夺她的继承权吧，是不是？可是，要想得到那份遗产，您就粗暴地对待她。我这么说其实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干的什么事呢？……干的就是财产登记，拍卖呀，分家呀……”

“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现在不谈这件事了，克吕旭。您把我的五脏六腑搅得个底朝天。您弄到金子了吗？”

“没有，就有十来枚旧金币，您要，我可以送给您。好朋友，还是跟欧叶妮讲和吧。您看，全索缪的人在谴责您呢。”

“那帮混蛋！”

“好，公债已涨到九十九法郎一股了。活了一辈子总该满足一次吧。”

“九十九法郎吗，克吕旭？”

“是的。”

“哎！哎！九十九！”老头儿说道把克吕旭一直送到街大门口。刚才这消息搅得他六神无主了，在房里呆不住，于是上楼去看太太，说：“太太，你可以同女儿呆一整天了。我要去弗洛瓦丰。你们可别惹事啊。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的好太太。你看，这六十法郎给你迎圣体时用，为了这事你不是想了很久吗？那就好好玩儿吧，高兴高兴地玩个痛快，可要保重身体啊。开开心心吧！”他把十枚六法郎的银币扔在妻子的床上，又在她头上吻了一下。“好太太，你会好起来的，是不是？”

“您心里连亲生女儿都没有，怎么能在家里接待宽大为怀的上帝呢。”妻子动情地说。

“得，得，得，得，”老头儿温柔地说道，“以后再

说吧！”

“老天爷开眼了！欧叶妮，”母亲因兴奋而满脸通红，喊道，“快来亲亲你的父亲，他原谅你了！”

可老头儿早已不见人影了。他一溜烟往乡下的庄园奔去，在路上他想把杂乱的思绪理清楚。此时的格朗台已七十六岁。两年来，他的吝啬变本加利，就像一般人，按照对守财奴、野心家和死抱住一个念头偏执终身的人所作的观察，发现这些人的感情总是特别倾向珍爱，象征他们痴心追求的某件东西。看到金子和占有金子是格朗台的癖好。他的专制思想随着吝啬程度的增长而增长，要他在妻子死后放弃哪怕小部分财产支配权，他都觉得是一件违情悖理的事。要向自己的女儿报清财产总账，把动产、不动产一起登记造册，作为不可分割的财产全部拍卖吗？……“这简直等于自杀。”他站在葡萄园的中央，凝视葡萄藤，大声说。他终于打定主意，晚饭时回到索缪，决定向欧叶妮屈服，疼爱她，讨好她，以便到死都有权操纵手里的几百万家当，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老头儿无意中身上带着万能钥匙，他自己开了大门，踮着脚尖上楼。欧叶妮已把那只漂亮的梳妆盒拿到母亲的床上，母女俩趁格朗台不在仔细端详着查理母亲的肖像，从中找出查理的相貌特征。

“这完全是他的前额，他的嘴唇！”欧叶妮正说着，老头儿开门进来了。看到丈夫两眼盯住盒上的黄金，格朗台太太叫道：“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老头儿像饿虎扑向熟睡的婴儿那样朝梳妆盒扑来。“这是什么？”他说着拿起宝盒朝窗口走去。“真金！是金子！”他叫一声。“好重的金子！足有两磅。啊！啊！”



巴尔扎克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

原来查理是用这个换走了你的宝贵的金币。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这是一笔好交易啊，宝贝女儿！你真是我的女儿，我承认。”欧叶妮浑身发抖。“这是查理的盒子，是不是？”老头儿又问。

“是的，父亲，这不是我的，这是一件神圣的寄存品。”

“得！得！得！他拿走了你的钱，你该补偿回来。”

“父亲……”

老头儿想去拿把刀子撬下一块金片，他只好把盒子放在椅子上。欧叶妮扑向梳妆盒，可箍桶匠一直注视着女儿和盒子，伸手猛推一把，使女儿跌到母亲的床上。

“老爷，老爷。”母亲喊叫着从床上坐起来。

格朗台拔出刀子，准备撬黄金。

“父亲，”欧叶妮叫着跪了下来爬到父亲的跟前，举起双手，喊着，“父亲，看在圣徒们和圣母的面上，看在牺牲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面上，看在您的灵魂得到永远拯救的面上，看在我这条性命的面上，求您别碰它！这只盒子既不属于您也不属于我；它属于一个托我保存的不幸的亲戚，我必须完好无损地还给他。”

“既然这是寄存的东西，你为什么要看？看比摸摸更进一步。”

“父亲，您别毁坏它，否则我就没脸见人了。父亲，你听见了吗？”

“老爷，饶了她吧！”母亲说。

“父亲！”欧叶妮大叫一声，吓得娜依赶紧上楼看个究竟。欧叶妮抓起身边的刀子，握在手里。

“想怎么样？”格朗台冷笑一声，冷冷地说。

“老爷，老爷，您杀了我吧！”母亲说。

“父亲，要是您用刀子碰掉哪怕一点点儿金子，我就用这把刀自杀。您已经把母亲折磨的半死不活，您还要逼死您亲生的女儿。那就来吧，您如伤了盒子，我就伤害自己。”格朗台手中的刀子对准盒子，看看女儿，犹豫不决。

“你有这个胆子吗，欧叶妮？”他说道。

“她有，老爷。”母亲答道。

“她说到做到，”娜依喊道，“老爷，您这辈子总该讲一次理吧。”箍桶匠看看金子，又看看女儿，片刻之间。格朗台太太晕过去了。“哎哟！您看见了吗，老爷，太太死过去了。”

娜依喊道。

“行了，孩子，咱们别为一个盒子伤了和气，拿去吧。”箍桶匠说着把梳妆盒往床上一扔。“娜依，你快去请贝日兰大夫……好了，太太，”他吻着妻子的手说道，“这不算什么，都过去了；我们讲和了。不是吗，乖女儿？不用再吃干面包了，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啊！她睁开眼睛了，哎，好了，好了，母亲，妈妈，亲娘，嗨，打起精神看呀，我在拥抱欧叶妮呢。她爱堂弟，只要她愿意，就让她嫁给他好了，让她保存小盒子好了。不过，你得长命百岁，我可怜的太太。哎，挪挪身子呀！听我说，你会有张索缪城从未有过漂亮的祭坛。”

“上帝啊，您怎么能这样对待您的妻子和女儿呢！”格朗台太太声音微弱地说。

“以后绝不这样了，绝不了。”箍桶匠叫道，“你看着吧，可怜的太太。”他去密室，捧回来一把金路易，